

每年省展總有獲獎的作品，其它像國展、市展，都有龍登榜首的作品。據悉，這些作品中尤以國畫、油畫、水彩等，就成為下一屆參展者的根據，無論就題材，作風，等於宣布了一次式樣，於是成為眾所矚目，共所矢的。甚而有些參加者，蒐集資料，預測評審委員名單，預估取向……果真如此有心、用心，實在令人擔心了。

茲就油畫而言，倘若以資訊方式輸入電算，以歷年參展人數、年齡、作品層次題材範圍畫幅大小，與評選人的愛好、作風、性格、以統計方法求出答案，再換算以委員間人際關係的常態分配等因素，(包括評選三級方式)，似乎優選到獲獎，幾乎可能呼之欲出！但是這決不該是藝術界在挑戰中所應走的路，因為在繪畫方面“求好心切”的途徑，和經營或營運觀念風馬牛不相及；繪畫的比賽，由地方到全國、由國家而國際，毋寧是君子之爭，亦即文化競賽的模式。個人的作風惟恐不彰，要能被肯定的是自我—真實的我，那裡肯定為了區區獎金來趨就他人，附炎於他人之熱呢？誰願意為此草率地來否定自己呢？

再者，放棄自己，描摹他人，真能學到幾成？改扮易裝，難道別人看不見就認為成功了？我之所以費這一陣筆墨，因為確有參加者們，曾採用預估，在猜測上所下的苦心比面對畫面用力更多(其實更苦)，以必得之心，出非常之策；或以弗如是，獲獎率不足以提高。朝這一方面準備致力的人卻不在少數，更可惜的是，本身原以具備獲獎的實力和基礎；而自作聰明，以為評審人士斷不出所着範圍，把技高一籌，用在必勝數的設計之中，到頭來，事與願違，所謂出了冷門，事實上這正是「巧詐不如拙誠」的結果。那些毫不動用心機的，只顧用心在畫自己所長的，自然領先了。

事實上不僅美術界如此，即連文學界比賽徵文的活動中，也不例外；在適合取向上所激起的波瀾比繪畫尤有進者，作者會將起首幾頁，嘔心分配，當鎮山(評審大員)之寶，充當頭之棒，可憐苦心孤詣，都投入無常。甚至於明知是取巧，自喻為離經叛道之宵小，但為了名利，不得不博！

—我覺得我們身為長輩，業為教育的人士們，勢必得趕緊出來講幾番話，來戢止此種歪風，來救救下一代！

當然，要參加競逐，決不可以平常心，或無所謂的態度行之。競競業業，如恐不及，這是很正常的；倘能以突破自己，突破過去的野心，加力於畫面的經營用心於完美的追求，倒底心安理得，即令落選，也算雖敗猶榮。

我覺得每屆的獲獎作品，除了它比較完整，毛病較小之外，再沒有其它慣例、特性、可尋；因為任何作風(包括畫法、題材…)都必須達到相當的水準，畫得不够精，在熱門的畫派、畫風，也等於冷竈！作畫時，更須心平氣和，心定手穩，在畫幅上求效果，達到心無旁騖；只求畫面上的得失，不計其他得失。如果不此之圖，功夫下到別處，損失就成為咎由自取。筆下功夫與畫中效果成正比；相信

在省展競賽的行列中，還沒有因畫得草率而輕取，因畫得太用力而反遭淘汰的先例。

像本屆的首獎，以荷花池塘來表現夏日，不過是台北植物園中景色的一角，第二名是最習見的畫室一角，都能在不實中取勝，可愛的是筆法沉着、心態安定，才能够抒發自我，才能够足以表現實力；如果誤以為寫生的題材容易討好，明年一窩蜂都朝向一方向下筆，那才是省展的一大損失呢！

像第三名第四名，便綜合了寫生和攝影資料，前者取寫實的效果，後者構成濃厚的象徵意味，都予人親切之感，這樣的立意和構圖，是歷屆種少見的，但千萬不必朝罕有的事物方向苦思，或採出奇制勝的決策。總之，如果不能掌握新奇的變化，還不如盡量拿出自己較為成熟的一面，這樣不僅對個人增華有據，對整體內容愈益光輝可觀。(於師大美術系第一研究室)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